**学会优雅地挑一箩筐**

高一3班 蔡慧杰

不知何时起，总以为，生命是一场压落芳梅的雪，是一尾循迹寒林的狐，也是，一箩沉重的梦。

少时，于繁花落尽的春光里，离开了故乡。枝头不再生动的花瓣，莫名地给年少的绚烂抹上一笔惆怅的底色。晚霞的光晕里，等待外婆同往日的絮叨。然而，只有外婆颤抖的指尖，一遍遍略过我的发。半晌，飘来一声低婉的长叹，在风中消散远去。“长大了，要学会负责咯……”

那年那时，那个孩子眨着眼，痴迷于一朵软软的棉絮。看棉絮扑上帘布，天真地想要探入窗口，又被簌簌掉下的细尘压得无处可逃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散落一身的轻盈。

白驹过隙，童年的肆意转眼成为一晃而过的梦影，倏忽到了艰涩难嚼的青葱岁月。求学生活。是一只初剥嫩叶的笋，苦涩相间。不知何时堆满作业的桌，不知何日占据在排名上密密麻麻的人。沉重的担，无形向我压来，如同一只狞笑的手，狠狠地扼住我的咽喉。

带着这份沉重，同父母游江南小镇。青石铺就的小巷，总有褪不去的沧桑，迷茫地靠着瓦墙，偶尔有行人路过，把恍惚的记忆遗落在时光里，只希望，看着天际缓缓霞红。

远远地，却是走来了挑篮的妇人。

同水乡女子，那白净的面庞秀丽端庄。欣赏着黛眉杏眼，愿它们暂抹去心头的阴霾。而待他走近，那洁白的额上布满了密密的汗珠，黛眉因颦蹙而失了颜色。不禁暗暗感叹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。”视线蜿蜒过秀巧的腰，本应是亭亭玉立，如今却是弯驼得厉害。我揣测着，女人是在挑什么东西、独自行于这古道上？

夕阳微沉，女人挺下略有吃力的步伐，满足地发出一声叹谓，好似在庆幸什么。我好奇上前一步，只见她小心揭开箩布，映入眼帘的，竟是朵朵饱满娇挺的花！或是半敛着斜卧与篮，或是肆意绽放，舞入眼帘，或是温婉立于角落的光影里，默默又不失靓丽。“小妹！”女人见我呆愣着，热情地唤着，“怎么郁郁不乐，买一朵呗！”也许是受了美的蛊惑，也许是女人如柔波般期盼的眼神，我走进，不知不觉就买了一大束。付钱时，也不禁好奇问道，“阿姨，不累么？”

女人拢拢粘着汗的发，欣慰地注视着那一朵朵鲜活的生命，“是有点，但，一路都香呀！”

火光电石间，江南水畔，一束阳光醇醇地渗入心窝。是啊，似乎所有美的的东西总是沉重的——但我们的痛苦即是我们的意义，我们的负荷承载着我们的价值。世上怎有无重的鲜花？人间怎有廉价的美丽？

当黎明黝黑之时，屈原顶着超前的美德，触光长吟，哪怕湘水寒风冻三尺，只求照见其本心。临终，是含笑九泉的自信。

当山野凶险，米粒难收之际，又是陶渊明，承着艰苦清贫，独居山野，南山采菊。不是浊酒不苦，不是草鞋不扎，是乐享清贫，心存山林。

于瓦墙碧水旁，于黑白泾明的眸里，女人优雅地挑起卖完花的篮筐，轻盈远去。

生活本美，何必苦行？

让我，也学学女人。学她优雅地挑一篮花。花虽重，心却轻。于我，于花，便也是一种幸福吧。